

十六國春秋

一
玉
十二冊
玉

後涼錄二

春秋卷第八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呂紹

呂紹字永業光之嫡子也麟嘉元年與母石氏至自仇池遂立爲世子光僭卽天王位進爲太子光死紹秘不發喪庶兄太原公纂乃排閣而入哭之盡哀拂衣欲出紹懼爲纂所害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陛下國家之冢嫡也臣安敢奸之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讓纂纂不許紹遂嗣僞位驍騎將軍呂超言于紹曰纂統戎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似亂常度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言猶在耳

奈何棄之且兄弟至戚寧有此乎言以弱年負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宜國家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言超曰纂威名素著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哀尙兄弟未嘗不痛心切齒忘寢與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幾其神陛下臨機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旣而纂見紹于湛露堂超執刀侍側目纂請收之紹弗許纂遂與常山公弘率壯士數百攻紹紹登紫閣自殺追諡隱王先是光未亡時有鬼叫于都街曰兄弟相滅百姓弊微吏尋視之則無所見其年光死紹立五日爲纂所殺

呂纂

呂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母趙淑媛纂性粗暴少便弓馬

好鷹犬苻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文結公侯聲樂爲務
太安元年堅亂西奔上邽轉至姑臧拜虎賁中郎將秦州刺
史封太原公先是光欲立弘爲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
既有憾于紹遣尙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未
堪多難兄總攝內外威恩素著宜爲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
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纂從之于是夜率
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眾守洪範門左衛
將軍齊從守融明觀抽劍斫纂不中被擒紹遣武賁中郎開
率禁兵拒戰于端門驍騎將軍超率眾二千赴難眾素憚纂
皆不戰自潰纂入自青角門升謙光殿紹自殺于紫閣超出
奔廣武纂憚弘兵強以位讓弘弘曰向以紹弟也而承大統

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廢之慙負黃泉今復踰兄而立豈弘之本志乎復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大兄長且賢威名振于二寇宜速卽大位以安國家纂乃使弘出告衆曰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羣臣皆曰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遂僭卽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元咸寧尊嫡母石氏爲王太后生母趙氏爲太后署常山公弘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尙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叔父征東將軍方鎮廣武纂遣使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家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卿可以此意諭之超乃上疏陳罪纂復其爵位咸寧二年春三月大司馬番禾公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爲

纂所容纂亦以弘功高地逼深忌嫉之弘以東苑之兵作亂
劫尹文楊桓以爲謀主請宗熒俱行熒固辭之遂率兵攻纂
纂遣將軍焦辨擊之弘眾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悉以東
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女亦爲士卒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
之戰何如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
王以幽逼致殂山陵甫訖大司馬以驚疑肆逆京邑流血昆
弟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恩宜省已責躬
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囚辱士女釁自弘起百姓何罪且
弘妻陛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污
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因歔歔悲泣纂改容謝之乃
召弘妻及男女置于東宮厚撫之弘將奔禿髮利鹿孤道過

廣武詣征東將軍方方見之大哭曰天下甚寬汝何爲至此
乃執弘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是月立妃
楊氏爲皇后以后父桓爲散騎常侍尙書左僕射涼都尹封
金城侯夏四月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
師動眾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爲也利鹿孤上下
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以伐今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桑待可乘
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爲
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策纂不從遂帥眾度浩亶
河利鹿孤遣弟儁檀來拒戰于三堆纂眾敗績失士卒二千
餘人六月纂將西襲張掖尙書姜紀諫曰方今盛夏農事方
殷百姓廢農所利者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乘虛寇

掠都下將若之何宜且廻師以爲後計纂曰虜無大志聞吾
西征正可自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進圍張掖略地建
康傳檀聞之率萬騎襲姑臧纂弟隴西公緯憑北城以自固
傳檀耀兵于青陽門虜掠八千餘戶而去纂聞之引還秋九
月征東將軍方率廣武民三千餘戶奔利鹿孤是年有猪生
子一身三頭又有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臥比旦失之纂
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又有黑龍行于當陽九宮門改
爲龍興門鳩摩羅什獨以爲灾言于纂曰比日潛龍出游豕
妖見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青將有下人
謀上之變宜克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涼州

一作卽序人不知何解

胡據

一作胡安校

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簾箔雲母屏

風琉璃榼白玉樽受三升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瑙鍾黃
金勒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吊祭駿
并繕修其墓

咸宣三年春二月纂昏虐任情游田無度荒耽酒色不恤政
事太常楊穎諫曰臣聞皇天降監惟德是與德由人弘天應
以福故勃焉之美奄在聖躬大業已爾當以道守之廓靈基
于日新邀洪福于萬世自陛下龍飛疆宇未闢崎嶇二嶺之
內綱維未振于九州陛下不兢兢夕惕經略四方以成先帝
之遺志拯蒼生于荼毒

一作夢

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恆宴安

游盤之樂沈湎樽酒之間不以寇讐爲慮臣竊危之糟上酒
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鑒臣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敢避

干將之戮纂謝曰朕之罪也不有直亮之臣誰匡邪僻之君
然昏虐自任雖有此諫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騁馳遊獵
或馬奔于坑塹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控馬
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行奈何去輿輦
之安冒奔馳之危銜檠之變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未安
敢以死爭願陛下遠思

遠思二字段龜龍
涼州紀作宜憶

袁盎攬轡之言不

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纂番禾太守超擅擊鮮卑思盤思
盤遣弟乞珍訴超于纂纂召超及思盤皆入朝超至姑臧大
懼深自結于殿中監杜尙纂見超怒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
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曰不敢纂本以恐惕
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起思盤及諸臣同讌于內殿超兄中領

軍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遊禁內至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寶川駱騰倚劍于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胷奔于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尙止之皆納兵舍杖將軍魏益多斬取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自立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爲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至親懼社稷顛覆順人心而除之上以安宗廟下爲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茲休慶纂在位三年死纂未死時嘗與鳩摩羅什博戲或共圍棋投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爲而纂不能悟光弟寶有子名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終如什言隆纂位僞諡

纂爲靈皇帝墓號白石陵

春秋卷第八十二終

後涼錄三

春秋卷第八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呂隆

呂隆字永基光弟右將軍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年拜北部護軍稍厯顯位聲稱竝著超旣殺纂讓位于隆隆有難色超曰今如乘龍上天豈得中下隆遂以晉安帝隆安五年春二月僭卽天王位超先以番和得小鼎以爲神瑞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神鼎追尊父寶爲文皇帝母衛氏爲皇太后妻楊氏爲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勳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尙書事封安定公二月右僕射楊桓奔河西利鹿孤任爲左司馬利鹿孤率眾

來攻隆與戰敗績掠其民二千餘戶而去夏五月隆殘虐無
度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遣
使說秦隴西公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
棄世兄弟相攻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亡死者過半唯
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任尊分陝宜兼
弱攻昧經畧此方救生靈之沈溺布徽政于玉門篡奪之際
爲功不難不可失也乃遣妻子爲質碩德遂率步騎六萬來
伐秋七月碩德自金城渡河直趨廣武至姑臧隆遣輔國大
將軍超龍驤將軍邈等出戰大敗遁還邈爲碩德所擒所失
萬計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巴西公他率東苑之眾二萬五
千降秦閏月時熒惑犯帝座有雀羣鬪于太廟死者數萬姑

臧受圍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又
唱動羣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連坐死者三百餘家于是
羣臣表求與秦通和隆弗許安定公超諫曰通塞有時艱泰
相襲孫權屈身于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屈故
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萬謀士盈朝秦師臨
境識者導以見機若懷諫自尊社稷爲墟前鑒不遠我之元
龜何憚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辭以退敵敵去之後
內修德政廢興由人何損大略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國家之
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社稷乃以太祖之業委之于人復何
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超曰應龍以屈伸爲靈聖人以知機
爲美今連兵積歲糧儲內竭強寇外逼百姓嗷嗷無餬口之

計一作寄

假使張陳韓白亦復無如之何陛下當思權變屈伸

割區區常慮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苟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困窮終將何如隆乃從之九月遣使請降于秦秦遣鴻臚桓敦拜隆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都督河西諸軍事涼州刺史建康公優詔嘉美之于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史難閭松等五十餘家入秦爲質碩德乃還冬十二月安定公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朗于魏安朗遣弟子嵩爲質于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儋檀來援比至超已退儋檀乃曜兵姑臧壁于胡阡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騎二千斫營儋檀縱兵逆擊集被殺失兵士三百餘人隆懼僞與儋檀通好請于苑內結盟儋檀遣鎮北俱